

# 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的认知:一种历史线索的考察

李述森<sup>1</sup>,赵彩燕<sup>2</sup>

(1.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2.山东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济南 250002)

**摘要:**恩格斯一生思想发展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对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不断进行探索与认知的历史。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的探索与认知,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是1840年代初至1850年代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的认知同客观现实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第二个历史阶段是1860年代中期至1880年代中期,此时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的认知不断由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发展演变。第三个历史阶段是1880年代中期至1890年代中期,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的认知终于完全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探索与认知的历程,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精神品格,为我们不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推向新境界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恩格斯;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

**中图分类号:**A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20)10-0009-07

恩格斯一生思想发展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对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不断进行探索与认知的历史。这一历史过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总的趋势是不断由激进主义、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发展演变,并最终建基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对恩格斯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理论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行梳理和考察,把握其内在规律与特点,无论对于我们准确理解恩格斯一生思想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还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一

1840年代初至1850年代初的10年时间,是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进行探索与认知的第一个历史阶段。这一阶段的认知,从总体上看与客观现实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呈现出鲜明的理想主义、激进主义特征。

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的探索与认

知,最初是从英国开始的。1842年底,恩格斯到英国经商,居住在英国新兴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开始实地观察和了解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很快形成了自己对资本主义问题的初步看法。当时的英国,已基本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综合国力大为增强;经过不断的改革,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也大致趋于稳定;由于工业力量强大,开始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张,整个英国处在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起点上。当然,作为世界上的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它也存在着一一些问题,比如政治改革相对缓慢,广大中下层阶级缺乏必要的政治权利;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下层劳动阶级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等。但是,总的来说,英国社会还是处在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不能表明英国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衰朽和就要崩溃。英国当时的主流社会舆论对英国现状就是这么看的。当有人说英国会因为各种社会问题而走向革命时,多数人就会回应道,英国目前尽管存在一定的危机,但由于它的财富、工业和制度,是完全有能力不遭受暴力震荡而摆脱出来的;它的宪法非常灵活,能够经得起各种原则之争所带来的冲击。他们还会进一步论证说,即使最下层阶级的人也清

**作者简介:**李述森,1963年生,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赵彩燕,1986年生,山东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

楚地知道,革命只会给他带来损失,因为社会安宁一旦遭到破坏,就会引起商业停滞,随之而来的是普遍的失业和饥荒<sup>[1]407</sup>。

不过,年轻的恩格斯从一开始就表达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在当时写的一系列书信和文章中,首先断言英国资产阶级已经衰朽和彻底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例如,在《英国状况》一文中他就这样说道,“令人惊奇的是,英国社会的上层阶级,即英国人称之为‘有身份的人’、‘上等人’的那些人,竟是那样的精神萎靡和意志消沉。他们的全部精力、全部活动、全部内容已经丧失殆尽”<sup>[1]495</sup>。在不久后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他又进一步阐述道: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阶级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堕落和不可救药,再无力前进一步;在英国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除了快速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sup>[2]476</sup>。其次,恩格斯认为日益庞大的无产阶级成为英国社会永远无法甩掉的包袱。他这样写道,英国由于自己的工业不但使众多的无财产者成了自己的负担,而且使其中的一大批失业者也成了自己的负担;对于英国而言,要摆脱这些人是不可能的<sup>[1]418</sup>。最后,恩格斯的结论就是,英国必然走向危机、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他论证说,如果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很快丧失,那么无产阶级中的大多数就成为多余的人,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饿死,或者革命。然而,即使英国保住了自己的工业垄断地位,工厂的数目会持续增加,那么随着小资产阶级的不断破产和资本迅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无产阶级的人数也将会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使得整个民族,除了少数百万富翁外,都成为无产阶级。由此,正在进行的个别的下层群众反对富人阶级的战争,将会在英国发展成为全面的和直接的战争,要想和平解决已经太晚了。阶级分化日益尖锐,愤怒在加剧,不久的将来,一个小小的推动力就足以引起山崩地裂,“那时全国都将会响彻战斗的口号‘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sup>[2]498</sup>

此时的恩格斯也关注着其他欧洲国家的情

况,并得出了与英国大体相同的结论。他在1843年底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一文中说道,欧洲三大文明国家——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已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财产共有的基础上进行的彻底社会革命,已经成为急不可待和不可避免的事情。这一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共产主义不是英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特殊状况造成的结果,而是从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前提中得出的必然的结论<sup>[1]474</sup>。在当时的欧洲大陆诸国中,恩格斯尤其关注他的祖国——德国的情况。当时的德国,比起英国甚至是法国仍然要落后得多,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工业革命还没有真正开展起来,远远称不上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在1844年10月致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恩格斯却也得出这样的结论:近几年工人们已经处于旧文明的最后阶段,他们通过迅速增多的犯罪、抢劫和凶杀来反对旧制度;这里的无产者如果按照英国那样的规律发展,他们很快就会明白,作为个人和以暴力的手段来反对旧制度是没有用的,只有通过整体的力量和共产主义的手段反对它才行<sup>[3]19</sup>。在之后的文章中,恩格斯又进一步指出,德国的现状不能不在短时间内引发一场社会革命,这种革命是用任何发展工商业的办法都防止不了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制度<sup>[4]597</sup>。

这一时期恩格斯之所以对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持十分悲观的态度,与他早已怀有的人道主义情怀是分不开的。在来到英国之前,恩格斯就成为一名人道主义者,在到达英国之后,必然侧重于从人道主义角度去看待英国资本主义问题,看到的主要是它的消极方面。关于这一点,在恩格斯1844年初写的《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一文中就有鲜明的体现。他在文章中对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定性的: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是物的奴隶;现代生意经世界的奴役是一种普遍的出卖,比封建时代的农奴制更不合乎人性;因而,它必然要崩溃并让位给更合乎人性和合乎理性的制度<sup>[2]95</sup>。

1840年代中期,恩格斯转变成为一名彻底的共产主义者,开始侧重于从内在特征与运行机制的角度去看待资本主义社会,但得出的结论仍是

资本主义制度将因难以克服的弊端而走向崩溃。在1845年2月的一次演说中,恩格斯说道,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自由竞争的世界,每一个人都在竭力使自己发财致富而根本不理睬别人在干些什么,这样也就谈不上合理的组织与分工,并且使每个人都处在对立之中——每个资本家同其他资本家对立,每个工人同其他工人对立;资本家联合起来反对所有的工人,工人也要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集团;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处处是混乱的生产与经营方式,必定导致最悲惨的结局<sup>[4]602</sup>。

1840年代后半期,恩格斯又着重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角度去看待资本主义问题,结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也不能容纳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了。在1847年底完成的《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恩格斯这样论述道,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出现以前,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需要的地步,没有发展到私有制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的地步;但是今天,大机器工业的发展已产生了规模空前的资本和生产力,具备了在极短的时间内将生产力发展到极高水平的手段;这种生产力已经发展到私有制不能容纳和资本家阶级不能驾驭的程度,从而,废除私有制不仅成为必要,而且也成为可能了<sup>[2]684</sup>。这一思想在1848年初他和马克思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得到更为系统、明确的表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资产主义的所有制关系,仿佛用魔术创造了庞大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在再也不能支配自己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这个社会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商业太发达,它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再能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sup>[5]37</sup>。

从1847年开始,欧洲陷入新一轮经济危机,各国形势出现动荡,并最终酿成了1848年革命。无论经济危机、政治动荡还是人民革命,应该说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调整。1848年革命本质上就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客观历史任务是欧洲各国尤其是中东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障碍、开辟道路。不过恩格斯和马克思却将此次危机、动荡和革命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即将崩

溃的征兆,主张尽快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他们在不同场合下写道,在英国,贵族已不再拥有任何权力,资产阶级独揽了政权,跟资产阶级对抗的是团结一心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战胜资本家统治的日子迫近了<sup>[2]696-697</sup>。在比利时、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国家,大机器生产使得工人们的生活水平平均化了,他们现在具有一个共同的利益,那就是推翻他们的压迫者——资产阶级<sup>[2]697</sup>。

1848年革命很快就失败了,欧洲随后进入一个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发展的时期。不过,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的看法并没有随之发生改变,他看到的仍然是革命的征兆。关于德国,他说道,德国各地的工人和农民都在等着起义的信号,这次起义一定会使无产者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统治,否则就不会平息下去<sup>[6]245</sup>。关于法国,他断言,法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已经联合起来,一有适当时机,就将推翻资本家阶级的统治<sup>[6]247</sup>。英国当时是政治社会最为稳定的国家,1848年革命对它都鲜有波及,但恩格斯针对英国的情况写道,在立宪君主制的掩护下,它的社会革命的因素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都得到了发展<sup>[7]266</sup>。英国政府宣布将于1851年在伦敦举行万国工业博览会,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方面承认这次博览会将集中展示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巨大成就;但另一方面又强调说,资产阶级准备庆祝它这个盛大节日的时候,正是它面临垮台的时候。这次垮台将显著地证明,它所创造的生产力已完全摆脱它的控制,预言“或许将来在一次博览会上,资产者不再作为这种生产力的所有者出现,而仅仅作为这种生产力的导游者出现”<sup>[6]586</sup>。

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这一时期的思想时,曾这样说道“在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区分民主主义专政和社会主义专政,或者更确切些说,根本就没有谈到民主主义专政,因为那时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已经衰老,而社会主义已经临近。”<sup>[7]229</sup>显然,列宁的这一概括非常准确地反映了恩格斯和马克思当时对待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的基本立场。

## 二

1850年代初至1860年代上半期,恩格斯违

背自己的意愿将主要精力放在经商上,较少进行理论活动,因而对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的论述也较少。从1860年代中期开始,恩格斯又较多地参与和指导各国工人运动的实践中,理论活动也随之多了起来。但一直到1880年代中期,恩格斯思想都处在渐进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发生剧烈的改变。因此,我们把这20年左右的时间看作是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进行探索与认知的第二个历史阶段。

从宏观和主导的方面看,恩格斯这一阶段对于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的认知较之以前没有太大的改变,仍然强调资产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因为各种危机而走向灭亡。例如,在1865年3月致友人朗格的一封信中,恩格斯就指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创造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现代化大工业,导致大规模的海外殖民和铁路、轮船的普及,促进了世界贸易的发展,但现在由于不断出现的商业危机而使其走向解体和灭亡<sup>[3]225</sup>。这样一种思想与他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表达的看法别无二致。进入1870年代后,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就更多了。在为其早期著作《德国农民战争》所作的序言中,恩格斯曾这样谈及英、法、德等国的资产阶级:德国资产阶级的不幸就在于出世太迟了,它兴盛的时期,正是西欧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衰败的时期;在英国,资产阶级能把自己真正的代表送到政府里去,只是由于扩大了选举权,而这种办法的后果必定是资产阶级统治的终结;在法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进行统治,只有两年时间,只是由于把自己的政治统治让给了路易·波拿巴和军队,才得以延长自己的存在;在欧洲三个最先进国家的相互作用已经无限增长的条件,当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英国和法国已经衰败的时候,资产阶级要在德国舒舒服服地确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已经不可能了<sup>[5]207-208</sup>。恩格斯这方面最为典型的论述在1870年代后期出版的《反杜林论》一书中。恩格斯在书中写道:现代的大工业,一方面造成了根本要求是彻底消灭阶级的无产阶级,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垄断着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资产阶级。持续不断的投机和接踵而来的崩溃表明资产

阶级“已经无力继续支配那越出了它的控制力量的生产力;在这个阶级的领导下,社会就像司机无力拉开紧闭的安全阀的一辆机车一样,迅速奔向毁灭”<sup>[8]164-165</sup>。大工业的发展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推向极端,以致它的崩溃日益迫近、触手可及,不采用同生产力的现在发展程度相适应的新生产方式,新的生产力就不能保存和获得进一步发展<sup>[8]283</sup>。

到1880年代上半期,恩格斯还不时延续着先前的看法,甚至提出资产阶级国家很快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他在1884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这样说:我们现在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而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再需要;在未来生产者按照自由平等原则组织起来的新社会里,“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sup>[9]193</sup>。

然而,从中观、微观的角度看,在这一历史阶段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的认知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些甚至是非常显著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直接或间接承认资本主义在像德国、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还有着较强的生命力,承认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力在这些年里获得巨大的发展,对激进革命倾向作出持续不断的批判等。恩格斯思想的变化首先体现在他对德国问题的研究和阐述中。在这段时间里,他依然特别关注德国的发展状况。德国虽然一直十分落后,但在1850年代以前,恩格斯却很少谈及它的落后性,而更多强调的是德国不可能真正确立起资产阶级的统治,它应该进行不间断的革命等。但从1860年代中期起,恩格斯开始较多地谈论德国的落后性。他在有关文章中写道:在德国,工厂工业尽管从1848年以来已有巨大进步,但与法国和英国相比还是很发达。大量资本集中在个别人手中的现象,在英国甚至在法国都是屡见不鲜的,但在德国却很少见到,德国的整个资产阶级还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性质<sup>[10]100</sup>。他举例说,在德国这个日益现代化的社会里,在完全现代化的资本家和工人当中,还可以看到一些最不可思议的活生生的古老化石,例

如领主老爷、宗教裁判所、土容克、杖笞、参政官、地方官、行会制度、裁判权之争、行政处分权,等等。他还特别强调指出,在争夺政权的斗争中,所有这些活化石都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sup>[10]103</sup>。既然如此,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在德国仍然需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进入1870年代后,德国的生产力有了空前巨大的发展,不仅迅速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还率先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经济军事强国。面对这样的现实,恩格斯也开始较多地肯定资本主义在德国显现出的巨大威力。他指出,德国在1866年实现国家统一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但仍有一个历史事件的意义比它还大,那就是从1848年开始的工商业、铁路、电报和海洋航运业的兴旺,它“在20年中带来的成果比以前整整一个世纪还要多”<sup>[5]207</sup>。恩格斯进一步论述道,从1869年以来在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工业区发生的一切,对德国来说简直是闻所未闻的,就像本世纪初英国工业区的繁荣景象一样。可以预计,在萨克森和上西里西亚、柏林、汉诺威等沿海城市,也必将出现同样的景象<sup>[5]216</sup>。

其次,恩格斯思想的变化也体现在对俄国革命问题的看法中。直到1870年代初,村社农奴制经济仍然在俄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是刚刚起步。然而,以特卡乔夫为代表的俄国革命民粹派却试图使俄国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恩格斯严厉批判了他们的这种想法,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所主张的变革是通过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和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的办法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这不仅需要负有使命来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也需要将生产力发展到足以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只有将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到比我们现在所达到的还要高的程度,才有可能使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而不致在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甚至倒退<sup>[11]389</sup>。恩格斯特别指出俄国的落后性,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俄国那样,由于封建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存在,资本主义的寄生性达到了那样绝无仅有的程度,以致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都被这种寄生性的罗网

所缠绕。俄国虽然普遍存在着原始公社,但那是落后性的一种表现。如果可以假设俄国在这种公社的基础上能够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话,那也“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此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质条件”<sup>[11]399</sup>。

最后,对各种类型革命激进主义倾向的批判,也表明了恩格斯思想上的变化。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在当时的西欧各国,仍有一些革命者不能正确认识现实而追求革命,不重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合法活动。这在法国一些政治流亡者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法国政治流亡者主要遵循布朗基主义传统,追求少数人的革命。恩格斯在充分研究当时欧洲政治局势的基础上,花费很大精力同他们进行了斗争,说布朗基只是在感情上即在同情人民的痛苦这一点上,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相信有组织的少数人在适当的时机进行革命突袭并通过若干的胜利把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就能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数革命家所进行的突袭,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进行突袭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事先又被组织起来,服从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的专政。”<sup>[11]358</sup>对英国的一些布朗基主义者,恩格斯同样给予了坚决的批判,说伦敦的布朗基主义者所奉行的原则,也是认为革命完全不是自行发生的,而是制造出来的,革命者任何时候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计划“马上干起来”<sup>[11]359</sup>。

### 三

1880年代中期到1890年代中期,是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进行探索与认知的第三个历史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的认知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有时仍说资本主义已经腐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难以以为继,但从主导的方面看,却是承认资本主义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劳资之间关系发生了重大改

变,从而也不再那么强烈主张进行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了。在这一历史阶段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的消极看法较之以前大大减少,主要在以下两个场合中提及。

1891年10月,针对有人说他预言资本主义社会将很快崩溃,恩格斯在一封信中纠正道:有人说我曾预言资产阶级社会将于1898年前崩溃,这其实是一个小小的误会;我只是说到1898年的时候,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有可能取得政权;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发生,那么资本主义社会还会存在一段时间;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座已经腐朽的建筑物,即使它的地基已经坏掉,如果风平浪静,也还是可以支撑上数十年的<sup>[3]620</sup>。1894年11月,在涉及德国问题的一篇文章中,恩格斯这样说“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的企业转变为社会的企业在这里已经万事俱备了,并且一夜之间就可以马上完成,就像在……工厂中一样。”<sup>[9]529-530</sup>

与上述不多的消极看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命力和扩展能力的越来越多的肯定。在《1845年和1885年的英国》一文中,恩格斯这样写道:40年前的英国面临着—场似乎只有用暴力才能解决的危机。工业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国外市场的扩大和需求的增加。每隔十年,就会发生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经济繁荣总是以更严重的生产过剩和经济崩溃而结束。但1848年革命后,英国资产阶级更加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但也不得不赋予人民以更多的权利。此后,英国资本主义工商业重新活跃起来。过去百余年来应用机器所获得的成果,同1850年后的20年间生产发展的巨大成就比起来,同对外贸易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同资本家的财富和劳动力的增长比起来,已显得微不足道了。同时,虽然十年一次的经济危机仍然在发生,但已经被人们看作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过后总又能走上正轨<sup>[2]374</sup>。对英国的发展作出这样的评价,对恩格斯而言实在是前所未有的。然而,还不止于此。恩格斯在此文中还提到英国劳资关系之间的巨大改变,说工厂主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离开工人阶级的帮助,他们很难实现对国家和政权的完全控制,于是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逐渐改变了。比如,

从前被当做恶魔看待的工联,现在被工厂主们当做完全合法的机构和有用的工具。直到1848年还被宣布为非法的罢工,现在也被认为有一定的好处。此外,那些剥夺了工人同雇主平等权利的法律,至少是最令人反感的部分,也已经被废除了,“而十分可怕的人民宪章,实质上已经成了那些直到最近还在反对它的工厂主们自己的政治纲领”<sup>[2]373</sup>。既然劳资之间关系能出现如此的改变,就表明资本主义还是有一定适应能力的。

进入1890年代后,恩格斯的思想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他开始从更宽广的视野、从全球的角度去看待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在1892年7月为其早期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所写的德文版导言中,恩格斯再次总结道:英国1847年经济危机后工商业的复苏,是新的工业时代的开端。谷物法废除和随后的财政改革,又极大地促进了英国工商业的发展。之后,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中国的门户日益被打开,但发展最快的还是美国。此外,铁路和海船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使用,创造了巨大的世界市场,而这个世界市场也是以英国为中心的,以致1844年的状况同现在比起来,几乎可以说是原始的了<sup>[2]366-367</sup>。

与此同时,对于劳资关系的变化,恩格斯也作了更进一步的阐述。他说道,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资本家从表面看来也变得讲道德了,他们认为通过对工人进行琐碎的压榨来互相竞争变得不合算了,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结果,实物工资制被取消,十小时工作日法被通过,还有一系列其他的改良措施。这当然同资本家们一贯奉行的自由贸易和无限制竞争精神相矛盾,但却使最具实力的资本家在竞争中更有优势。另外,企业规模越大,雇用的工人越多,彼此发生冲突所造成的损失和在经营方面遇到的困难就越大,于是资本家们逐渐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纷争,默认工联的存在,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工厂主们,现在也开始呼吁和平与和谐了<sup>[2]367</sup>。

恩格斯这时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问题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此前,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寄希望于通过俄国革命和西方革命使俄国尽快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因而对俄国资本

主义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造成的后果论述较多。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恩格斯开始强调俄国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获得的巨大发展,强调俄国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必然性。他在1891年10月致俄国民粹派思想家丹尼尔逊的信中就这样说道:俄国资本主义正处在幼年时期,在飞速地发展着。你们的纺织企业获得的利润目前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纺织厂里都是闻所未闻的。只是在现代工业的幼年时期,某些拥有最精良、最新式机器的企业,才能保证这样的利润率。针对民粹派还在抗拒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恩格斯通过书信提醒他们说:人们很早就确信,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大机器工业,自己不能满足自身工业品的需要,在现代世界上就不会占有一席之地,俄国也是从这个信念出发开始行动的,并且在1861年以后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俄国,这样的时刻已经临近,即它的农民生活的全部陈旧社会结构,对个体农民来说不但会失去其价值,而且会成为束缚他们的枷锁。我们将不得不把公社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梦幻,不得不考虑会出现一个完全资本主义化的俄国。进言之,俄国将逐渐变成另外一个国家,甚至不同于1891年1月1日的状况。想到所有这一切归根到底必将有利于人类的进步事业,我们暂且可以感到自慰<sup>[12]</sup>。

1895年3月写作完成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通常被人们看作是恩格斯的政治遗嘱。在这篇体现着恩格斯对一生理论与实践进行深刻总结与反思的文章中,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受到高度重视,得到深刻阐述。恩格斯这样写道:历史清楚地表明,我们以及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正确的。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水平还远没有达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正是在1848年革命后,经济革命又席卷了欧洲大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等相继确立起了大工业,德国则简直变成了一个头等的工业国。俄国近些年来也加入了它们的行列,大工业发展异常迅速。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可见,资本主义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sup>[9]</sup><sup>540</sup>。与此同时,恩格斯在文章中对工人阶级

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也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基本上否定了暴力革命的可能性,从而也意味着他不再将资本主义的崩溃看作是很快到来的结果。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的探索与认知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客观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深入的,总的趋势是日益符合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与时俱进的思想品格。当今,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一个引起巨大争论的话题,我们都在立足现实来看待这个问题。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更需要以全新的方式看待和诠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留给我们的遗产,要像恩格斯那样,不断否定旧观念和勇于进行理论创新,使21世纪马克思主义闪现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 [7] 《列宁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 [12]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98-599页。

[责任编辑:朱磊]